

从“能动性之舞”到共生 生成式 AI 下的译者主动性

From "Dance of Agency" to Symbiosis: Translator Agency in the Age of GenAI

闫达 | Dr. Da Yan

温州医科大学 |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025/11/21

发言提纲 / Agenda



传统视角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历史演进与技术隔离



技术解构

Deconstruction &
Reconstruction
认知摩擦与延伸认知



能动性之舞

GenAI & Dance of
Agency
抵抗、调适与智能增强



人机共生

Human-Machine
Symbiosis
社会技术网络与未来展望

”

能动性 (Agency) 被定义为

“意愿和能力去行动”

—— 它通常与根据专业知识和价值观做出决策的**专业自主性**紧密相连。

1. 传统翻译视角

Traditional Research Path

从“二元对立”到“技术隔离”

1.1 理论演进：从隐形到彰显

🎯 目的论 (Skopos Theory)

翻译活动受**目标**支配。译者根据目的语文化的可接受性制定策略，体现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

🖋️ 文艺学派与异化

强调文学再创作与审美价值。主张“**译者必须有形可见**” (Visible Translator)，反对译者的隐形化。

。

核心原则：在突出自我与不过度强调之间寻求平衡。

1.2 对技术的态度：忽视与隔离

- **人工制品中心主义 (Artifactualism):** 视翻译为纯粹的人类技能，将技术视为边缘化的辅助工具。
- **“反概念” (Anti-concept):** 在强调人类意图性的时期，机器翻译曾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对立面。
- **技术的隐形化:** CAT 工具虽然普及，但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缺乏哲学层面的反思。
- **语言学驱动的“科学”:** Nida 等早期理论聚焦于语义和句法对等，而非技术媒介的物质性。



2. 技术的解构与重构

Deconstruction & Reconstruction

从“工具”到“人机互动” (HCI)

2.1 能动性的威胁：数字泰勒主义

⚠ 认知摩擦与失控

自动化不仅带来了效率，也引发了对“非人化” (Dehumanization) 的担忧。

- **微小齿轮:** 在机器翻译后编辑 (PE) 流程中，译者感到被系统异化，沦为庞大机器的一部分。
- **认知摩擦:** 技术的强制性逻辑（如结构严格匹配）与译者受训时的创造性思维产生冲突。
- **控制权丧失:** 这种丧失往往源于大型科技公司或平台对技术使用的强加，而非算法本身。



2.2 认知的重构：延伸认知

分布式认知 (Distributed Cognition)

翻译不再局限于译者的大脑，而是**分布于**人类与技术工件之间。技术不是孤立的工具，而是认知的有机延伸。

跨人类翻译 (Trans-human)

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定义，整合人类与技术的优势。译者将以**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驾驭这种社会技术延伸。

3. GenAI 时代的能动性之舞

Dance of Agency

抵抗、调适与智能增强

3.1 实践的混杂：情绪叙事



趋同 (Convergence)

当机器能动性与人类意图一致时，产生积极评价。

“它帮助我下定决心并加快工作。”



分歧 (Divergence)

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的负面感受。

“它从不按应有的方式运行。”



惊喜 (Surprise)

技术带来意想不到的积极启发。

“你会给我一些在别处找不到的词语。”

理论来源：Andrew Pickering 的“实践的混杂” (Mangle of Practice)

3.2 TCI 框架：从模仿到赋能

传统 AI 目标：模仿 (Emulation)

试图复制人类能力，往往导致对抗性的二元对立，引发替代焦虑。

TCI 目标：赋能 (Empowerment)

转向**智能增强 (IA)**。旨在放大译者能力，而非取代。



增强型翻译
(Augmented Translation)

高水平自动化

+

高水平人类控制

二者可以并行存在，而非零和博弈。

4. 人机交流与社会网络

Social-Technical Networks

走向“共生”的社会学视角

4.1 行动者网络与交流主体

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

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非人类行动体 (Actants)**，承载着权力关系。

人机交流 (HMC)

随着 AI 具备拟人化交流能力，它开始承担**交流主体**的角色。

这种转变模糊了本体论界限，要求我们研究人类与机器之间“意义的共同创造”。



4.2 分布式自我与关系适应性

理想化形象

译者将自己视为**舞者 (Dancer)** 或 **音乐家 (Musician)**。

强调艺术性、创造力与主导权。

非个人形象

译者将自己视为**转换器 (Switch)** 或 **数据分流器 (Data Splitter)**。

强调在信息流中的功能性角色。

持续摇摆： 这种身份的流动性正是译者在复杂社会技术网络中进行**关系适应**的表现。

5. 我的研究轨迹：从人文到共生



跨学科转向

L2 教学 & HCI
(关注人机互动环境)



未来展望

人机共生
(Symbio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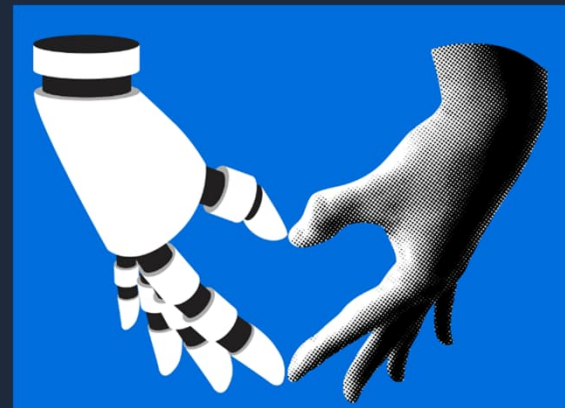
硕士阶段

人文思辨 & 目的论
(林语堂个案研究)



GenAI 翻译学研究

TCI & 智能增强翻译
(主体性的重新定义)



结语：共生之舞

翻译的未来不是零和博弈。

如果我们把译者与 GenAI 的关系看作一场**双人舞**：AI 提供力量与节奏，而译者——拥有批判性思维的舞者——决定风格与呈现。

目标：将自动化 (Automation) 转化为智能增强 (Augmentation)。



Q & A

真诚感谢各位
欢迎提问与交流

 yanda@wmu.edu.cn